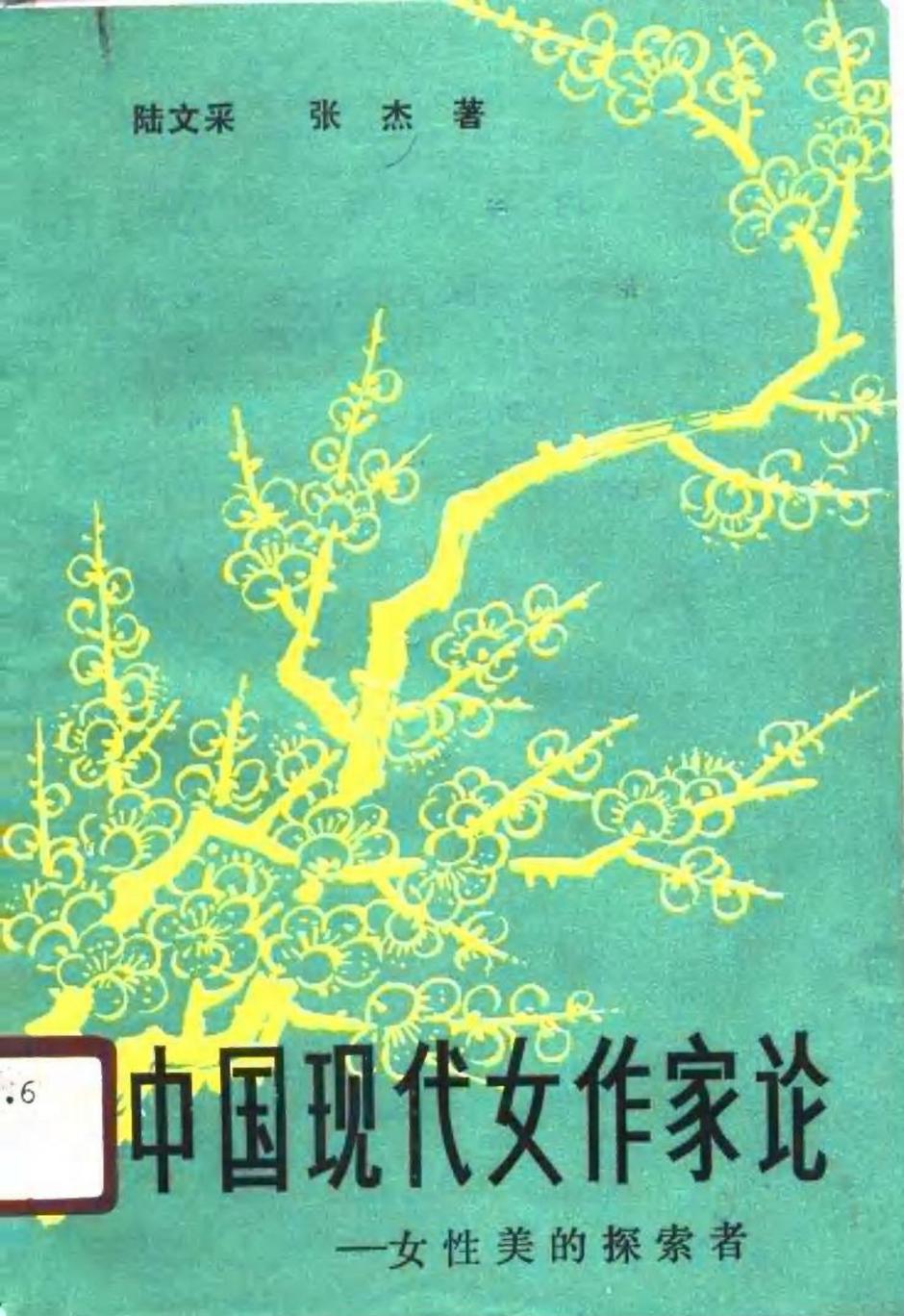


陆文采 张杰 著



四 新文化运动孕育出来的新女性，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我本人也是冯先生悲惨遭遇的目睹者和难友。读了张杰的文章，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又历历如在目前。

陆文采和张杰是同学，而我是他们的老师。对于他们的合作，我是非常支持的。希二人继续携手合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辛勤耕耘，岁岁“穰穰满家”。（《庄子》）

1988年12月于山东大学

## 夏娃与女娲

### ——《中国现代女作家论》序

孙昌熙

《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上帝耶和华在伊甸园中安置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并吩咐说：园中各样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只是知识之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时候必定死。但是，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夏娃却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禁果，并分给亚当吃。于是，人类有了知识，但同时也有了罪恶、灾难、死亡……耶和华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于是，女人似乎成了罪恶的象征，魔鬼的使者，“是无理智的罪恶世界，是罪孽的东西，是强盗出没的山林，是肮脏的一堆……”基督教的神学家把古代以来所有最权威的思想家贬低女人的话，都收集起来诅咒妇女。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女人，人类就不致因为堕落而被赶出伊甸园，就不致因为犯下原罪而死亡，总之，女人是祸水。

比较而言，女人在中国古代的地位要高一些。男人是阳、太阳、天、乾，女人是阴、月亮、地、坤，至少，女人被看成了宇宙的一半；而不象亚里斯多德以及托马斯·阿奎那所断言的那样，“大自然从来都力图创造男人，而只是出于力不从心，或者由于偶然的原因，才造出了女人。”按照《易》的观念，女较之男是基础的一半，是抚养万物的大

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系辞上》）而注重事物基础的一端的老子，就“贵柔守雌”，认为只要居于雌性的地位，就能够战无不胜：“牝常以静胜牡”。（《老子》第六十一章）这也就是所谓的“以柔克刚”。然而，按照中国古代的观念，基础的一面也就是低贱的一面，就是被统治、受压迫的一面，所以属于儒学的《易》又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由此就顺理成章地推演出“男尊女卑”。而《论语》就公开把“女人”与“小人”相提并论。而愈到后来，尤其理学统治思想以后，套在女人头上的枷锁就愈多，甚么“夫为妇纲”，“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中国的女性就象压在大石头底下的小草一样，默默地生长。

有压迫就有反抗。女性的解放要经过新文化运动，这是个律规。女性反抗的火种首先在西方点燃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然而，当西方的个性解放和女权主义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着的时候，中国的女性却还在“三从四德”的大石下被迫去做缠足以泯灭人性的“美”、夫死不嫁的“节”和遇暴不屈而丧掉生命的“烈”，换取道学家们称赞、玩赏……是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中国的知识女性，使她们从几千年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为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和人生理想而奋斗。于是中国的知识女性再也不是甘愿被人骂为堕落之祸水的夏娃，再也不是供才子们玩赏品味的尤物，而是富有创造力和主体性的女娲！女娲造人补天，女人是半边天，女娲补的就是这个半边天！

在人类的一切有意义的活动中，文学创作是最富有美的

创造性和战斗性的，因此，涌现出一批精神界之战斗女性，就不是偶然的了。本书对“五四”以来的著名女作家的研究，能够充分表现中国知识女性作为复活了的女娲，在觉醒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冲动和创造美的活力，“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鲁迅《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所以，本书不仅具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之内的意义，而且展示了在中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下，中国觉醒了的知识女性的心理奥秘，人生追求，以及为争得“人”的权利而做的努力。本书的两位作者，诚如书的副标题所昭示的，就成为“女性美的探索者”。

本书概论“女性与文学”，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女性富有想象力和真挚情感，具有笼统模糊直观的思维特点，而这一切与艺术的特性正相吻合，所以歌德在《浮士德》中说：“女人的天性就接近艺术。”作者从这里出发，粗线条地勾勒出中国自古以来才女们所感受到的压抑，认为“中国的女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能和男性作家并肩前进”，这个现象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出现的。而本书作为专题论述选择的女作家冰心、庐隐、冯沅君、丁玲、萧红、郁茹，基本上是富有代表性的。作者以审美心理学去审视她们的全部创作，着力于探索由作品表现出来的“女性美”。而且基本上显示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轮廓；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认为丁玲刚到延安的一些作品，“成为干预生活的作品的先驱”，这就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联系起来了，并着力于发掘现代文学的当代意义。

女作家与男作家是不同的，而女作家与女作家也各有属

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冰心有冰心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和谐、清丽、温柔、含而不露，又是那么充满了母爱、童心和皎洁的白云，就象把你置于和风皎月的西子湖畔，透过柔软的垂柳而欣赏湖光山色……庐隐有庐隐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动荡、不安，苦闷彷徨，但又充满了一个知识女性的追求……萧红的艺术世界显然要比前者更深刻。她在铁和血的搏斗和奋进之中，又充满了缕缕的乡愁，这乡愁透过哀怨凄切的艺术画面，显得那么美丽动人……本书作者对这些千姿百态，各呈异彩的“诗”，云蒸霞蔚，炼成了被共工触掉的那半边天！你要深刻领略和掌握这各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就要披读本书。

值得指出的是：合作得有相近的理论基础和共同的爱好以及类似的性格。我认为两位作者的共同点，最鲜明的是：凡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冷门，他们就来充实提高，如《高兰评传》就充实了朗诵诗部分的不足；而热门课题，他们就来独辟蹊径：如这部《中国现代女作家论》就是在当前女性文学研究高潮中，他们别开生面、独放异彩的一枝鲜花。著者独探女作家们的心灵深处复杂的历程，并采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其创作经验，分析在时代风雨中产生女性文学的历史条件，探求东方女性美的特色，的确是部有深度而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新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两位作者，既是冯沅君先生的学生，又与有的女作家有深交。因此，“附录”之中张杰的《忆沅君师》和陆文采的《我所知道的丁玲》，由于知之深，就写得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这两篇文章，不仅是研究这两位女作家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真实地反映了这两位“五

## 目 录

夏娃与女娲《中国现代女作家论》序.....孙昌熙(1)

女性与文学.....(1)

女性主义者——冰心

1、冰心的小说.....(8)

——为女性美而讴歌

2、冰心的散文.....(34)

——洋溢着女性的温柔和情思

3、冰心的诗歌.....(43)

——流淌着一颗美丽的诗心

精神爱的追求者——庐隐.....(53)

寻求和谐与艺术化爱情的冯沅君.....(66)

“莎菲型”女性美的追求者——丁玲

1、丁玲的小说.....(84)

——开拓者艰难的历程

2、丁玲与莎菲.....(99)

——作者与人物结下不解之缘的典型

留半部“红楼”给别人写的萧红

1、与蓝天碧水永处的萧红.....(123)

2、萧红的小说.....	(134)
——“萧红式”艺术美的剪影	
3、论“萧红式”女性的艺术美.....	(154)
4、不以诗名，别具诗心.....	(166)
——论萧红的诗歌创作	
5、论萧红创作的寂寞感.....	(180)
6、论萧红创作的艺术特色.....	(190)
7、萧红与萧军.....	(201)
——在文学的天国里比翼双飞	
追求独特女性美的郁茹.....	(213)
附录：	
忆沅君师.....	张杰(221)
我所知道的丁玲.....	陆文采(227)
后记.....	(232)

# 女性与文学

人类的历史就是女人的历史

——法 国 谚 语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艺术界新潮翻涌，无论在创作上还是文艺研究领域，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兴旺繁荣的景象。过去一向被冷落的女性文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七十年代末，国内外文艺界掀起了丁玲、肖红热，以后不少研究者对现、当代的女作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术界涌现了一批研究女作家的专家。近年来，有些学者进入到整个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1987年第2期的《当代文艺思潮》上还开辟了《当前女性文学探讨与争鸣》的专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常常把女作家的研究作为自己写毕业论文的课题。有的大学教授，还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女作家研究”或“女性形象探讨”必修或选修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目前对现当代女作家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其实，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男性与女性组成的历史。作为文学，就是反映男女生活的史诗。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封建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从奴隶社会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妇女一直处于悲剧的地位。“自古红颜多薄命”，已成为千百年来几乎没有争议的议题。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女人是“小人”，女人是人类

的“祸水”，女人是人间不幸的“象征”，这些偏见，至今并没有绝迹。著名演员刘晓庆曾很有感慨地说：“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尤其难。”著名女作家张洁也说：“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今天，尽管我们的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妇女，尊敬妇女，但有些人的灵魂深处还存在着“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几千年因袭下来的这些陈旧观念，不可能在短期内从人们的头脑中肃清。

当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女性从女娲氏的炼石补天，到忧国忧民的秋瑾女士，都是人类的精华，是好多男子莫及的英雄。

由于中国是个宗法社会根深蒂固的国家，所以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才能和智慧，都无法得到伸展的机会，就是偶有机会，略露才华，也不能列入经史之中。正如胡云翼在《中国妇女与文学》里所说：

“一部廿四史，只是一部男性活动史，无论从哲学史、经学史、政治学史各方面去观察，哪里有了女性的篇幅？哪里表现了女性的光荣？纵使有几个难能的女性做了一两件可歌可泣的事业，或者值得赞美的技能，也不过供游人骚客茶余酒后的谈笑而已，哪里有在专书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哪里曾经有过女哲学家、女经学家、女史学家值得我们来夸耀？然而，宗法社会尽管是宗法社会，压迫尽管是压迫；尽管压迫的重力能够使妇女各方面发展的能力都全部斫丧，却不能抑压女性特殊的艺术天才在文学里面的表现；虽说学术史上不曾有女哲学家、经学家、史学家，然而在文学方面，女性却曾遗下卓越的成就，使一部中国文学史还笼罩着女性文学的异彩，给与我们一点读文学史时的安慰。”

这段话是很中肯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尽管有一席之地，但就女性的文学才华与她们留下的著作相比，又使人感到异常的可怜。她们的创作，仅占整个文学史的十分之一，确实是值得人深思的。在这些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有蔡琰的《悲愤诗》，薛涛、鱼玄机的绝句诗，李清照、朱淑真的词，黄夫人、阮丽珍的曲，邱心如的弹词。这些女性中的佼佼者，以自己杰出的创作成就，说明了女性在文学上的才能，决不比男作家差。她们在宗法统治非常严密的逆境里，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禁锢下，在她们狭隘的生活里，能产生出这样一批有成绩的女作家，使人不得不佩服她们卓越的文学天才。研究女性文学的谭正璧曾指出：“如果说文学真是屈服于天才权威的支配者，那么中国的女性文学家确是具有令人赞叹的艺术天才。”应该说这话是非常精确的。

文学是具有丰富感情的艺术创造，而女性感情的丰富、真切、细腻，远远超过了男性。正由于这样，有人曾说：“没有女性便没有文学”，也有人说：“文学是女性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说：“文学里没有女性的表现决不会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凡此种种，说明了女性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当有的女性，一旦有机会表露她们文学才华的时候，她们常常破土而出。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子被剥夺受教育和服务社会的权利。她们卓越的才智，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古代，多少妇女封锁于深宅后院之中，象笼中的小鸟，象埋藏于地底的宝藏。她们在那深闺大院里，只能写一些闺怨之类的诗词，来抒发内心的孤独和苦闷，写她们

心中的种种不平。但当她们一旦冲破牢笼，飞向自由的天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走向广阔的生活，她们的文学才华，就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可以和杰出的男性作家一样取得巨大的成就。如蔡琰的出塞长征，为胡骑所获，来到了南匈奴，成为左贤王之妾，匈奴12年的生活，促使她写出名诗《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成为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宋代的李清照，早期安静舒适的生活，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她有了很好的文学素养。晚年的颠沛流离，漂流异乡的困苦生活，扩大了她的政治视野。使她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发挥。纵观她一生的创作，不仅写出了充满柔情令人迴肠荡气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诗句，而且还写出了气吞山河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放诗句。她以女性丰富的感情，蕴藏于文学之中，情真意切，诗意浓郁，具有不衰的艺术生命。这些感人肺腑的诗篇，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李清照成功的创作，证明了女性具有天赋的艺术才华。她们真挚、细腻、深沉的感情，是创造艺术形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她们是以凄切悲伤的歌喉，为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谱写了一曲曲血泪交流的诗章。

中国的女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崛起于文坛，能和男性作家并肩前进，这个现象，在“五四”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政治思想革命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运动。郭沫若说：“五四”是“旧时代的人所痛心疾首的洪猛时代，新时代的人所讴歌鼓舞的黄金时代。”文学充当了

“五四”时期思想革命的“第一线的冲锋队”，它形象地表现了时代的灵魂。它表现了人民对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它抒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热的情和痛苦。它也记录了中国的女性开始冲破封建的牢笼，奔向自由天地的艰难历程。

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女性从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五四”新文学描写了女性自我觉醒的过程，表现了她们的独立人格，讴歌了她们为实现美好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她们沉睡的灵魂已经苏醒。她们要和男性一样到时代的浪涛中去游泳。这就使中国的新文学，留下了千古不凋的青春风采。它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来赞美新时代的诞生，以浪漫主义的色彩来描绘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它是理性的，同时又是感性的。它是深刻的，同时又是幼稚的。

新文学诞生得如此迅速，它把一批又一批的作者推上了文学舞台，其中女性的作家，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也勇猛地奔向了新文学的阵地。她们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群体，以自己的创作，去占领新文学的领域。中国的女性作家已载入时代的史册！

马克思曾说：“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醒来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恩格斯也说过：“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②中国女性作家，是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非常敏捷的步伐，跨入了中国的文坛。她们是“五四”的产儿。她们是知识女性中寻求个性解放，追求人类生命真谛的杰出代表。她们是以女性意识的觉醒来审视女性的内在世界。她们既不同于卓文君式的女性，也不同于王昭君式的

女性。她们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具有愤世嫉俗，勇猛冲锋的情怀；又有义无反顾，笑骂由人的胸怀；还有呼喊时代和拥抱世界的情愫。她们不是发出叛逆的绝叫，就是勇猛地冲杀在反帝反封建的疆场上，将自己的理想和心声，伴着时代前进的旋律，发出了同一的声响。尽管她们中有些人，也只是刚刚摆脱旧女性传统思想的束缚，在母爱、自然美、童心的呼喊中去净化读者的灵魂；有的只是寻求和谐艺术化的爱情；有的为寻求灵肉一致的爱情而发出热情的呼叫；有的将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发出一个旋律的同时，还时而显露出孤寂的身影；有的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终于从昨天的“文小姐”成为今日的“武将军”。总之，她们是一群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新女性；也是一群具有“五四”时代精神的新女性。这里有：冰心、庐隐、冯沅君、凌淑华、石评梅、绿漪女士、白薇等作家，比她们稍晚的有丁玲、冯铿和谢冰莹，到三十年代又有萧红和罗淑，四十年代还有郁茹和张爱玲等等。

这群女作家的出现，把中国的女性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她们用女性作家独有的笔触，以科学的头脑和强烈的女性意识，写出了既属于男性又属于女性世界的文学。她们在将自己的文学和时代联系起来的时候，还注意到使自己的文学与世界文学沟通，打破了过去女性作家思维的局限性。她们甚至漂洋过海，在异乡的土地上，怀着无限的乡愁，来抒写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女性文学。她们给女性文学的前景带来了希望。在这里，我们试图将新文学中的女性文学发展的脉络清理出来，让它在摇曳多姿、风采神奇的女性文学园地里，能发出自己独有的声响。我们以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来理出她们艺术探索中的共性和个性。通过她们的创作实践，通过无数生动的事实，说明女性文学是文学艺术宫殿里具有高度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文学。莎士比亚曾说：“女人是显示、包藏及滋养整个世界的书籍、艺术及学院。”<sup>③</sup> 哈尔格累夫认为“女人是世界之诗——晶莹、发光、谐和，她们是支配人类命运的尘世之星。”<sup>④</sup> 曹雪芹则以女权主义者的口吻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sup>⑤</sup>

我们将循着这些名言与观念，去探索现代女作家寻求女性美的轨迹。正如鲁迅所说的：“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听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sup>⑥</sup>

注：

①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P.571

②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285

③转引自《名人名言词典》P.29

④同上

⑤《红楼梦》

⑥《伤逝》

## 女性主义者——冰心

女人永远是我的最高超圣洁的“灵感”

——冰心《关于女人》

### 一、冰 心 的 小 说

——为女性美而讴歌

她把她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

茅盾《冰心论》

冰心于1919年在北京《晨报》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到1980年，在《北方文学》上发表小说《空巢》，前后共有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卓如同志将她这时期的小说收集在冰心文集第一卷里，共52篇，42万余字，其中最长的《关于女人》有七万余字，最短的《三儿》仅1000字。一般说来，冰心的小说，短小精悍，清新明丽，语言生动，构思慎密。冰心二、三十年代的创作，将泰戈尔的“爱的哲学”，倾注在她的小说、诗歌、散文之中。她常常以母爱的真诚，自然的神秘，童心的纯美，来说她心底绵绵的爱。到四十年代初，当她发表《关于女人》时，冰心认为“叫女人不‘爱’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在她看来，“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因此：“女性只要固守爱的宗旨就会化

解人世间的一切矛盾，女性的解放也会在爱的礼赞中到来”。这就构成了冰心小说的主题的主旋律，是在爱的海洋里寻求人间爱的真谛。尽管这种爱，有些只是作者的理想而已，或者是“爱”的浪漫交响曲而已。但也正由于这种爱，构成了冰心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冰心是自觉地在她的创作里赞赏女性的美，以女性的自我完善使她笔下的女性具有独特的美。我们从冰心的小说里，看到了冰心的美学理想及审美情趣，冰心是个反映人生和歌颂女性的作家。冰心型的女性美，在她的小说里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冰心理想中的女性美，是平淡、稳静，健全的美。她认为：女人“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指男人，笔者注）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想的动物”。但“她只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她还比男人“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更尖刻”。这说明冰心型的女性美，就是不仅具有东方女性的沉静、淡雅、大方、朴实的美，而且又有女性的温柔、端庄、聪慧、勇敢之美。她们渴望美的生活，但当她们的理想幻灭时，却又不会怨天尤人，而常常在失望中去寻求新的憧憬。俗话说，“文如其人”，冰心笔下的女性美，确实是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美学情愫和美学理想。我们从冰心塑造的众多的女性形象里，看到了冰心六十多年来探索女性美的历程。将她的美学观清晰地展现到读者面前。

### （一）

在“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她们都把觉醒了的知识女性，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将她们的个性美与时代美融合